

毛主席来安阳

李 濮

毛主席是1952年11月7日来安阳视察的，至今已35年了，但安阳的人民群众仍然传颂着这件事。

毛主席来安阳的消息既不是发的电报，也不是打的电话，而是头一天下午派专人来送的口信。消息一到，安阳市委的领导同志不仅欢欣鼓舞，而且感到无尚光荣，因为马上就要见到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并聆听他老人家对工作的指示了，咋能不兴奋呢！当时市委机关驻在城里东冠带巷路北一个大院内，房子全是破旧的瓦房，办公室的设备也极为简陋破旧，全机关也没有一间象样的会客室。毛主席来了住在哪里呢？这是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于是便在市委机关西院，连夜打扫了三间房子，把仅有的几对破旧沙发集中起来放到里边，以便毛主席来了好让他老人家休息。

这天时钟和往常一样，“嘀嗒，嘀嗒”地走着，但当时市委的领导同志总是觉着走的特别慢，盼望着毛主席快一点到来，早一点见到他老人家。到了第二天的上午10时50分，毛主席终于来到了。他乘坐的火车徐徐进入安阳车站，停在第二站台。到车站迎接的有中共安阳地委书记曹幼民，安阳专署专员程耀吾，中共安阳市委书记刘芳生，市长张汉林，宣传部部长王健民，市公安局局长杨健三。此外还有市文教科科长王汉华。王汉华不是市委常

委为什么让他参加接待呢？因为市委考虑到，毛主席每到一个地方，往往好询问这一地区的历史沿革、风俗民情、山川河流、名胜古迹等。王汉华同志是本地人，对安阳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如果毛主席真的问了起来，好进行回答，所以让他参加接待是一个例外。后来王汉华同志每逢谈起这件事总是津津乐道，喜不自胜。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微风拂面，略觉寒意，毛主席显得特别高兴，微笑着从车上健步走下来。在车站上作了简单的介绍，毛主席和欢迎的同志亲切地一一握手。随同毛主席前来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党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此外还有中共平原省委书记潘复生、平原省政府主席晁哲甫、省公安厅厅长王路宾等。毛主席与其他同志一道乘车到安阳城西北约六七里路的小屯村参观殷墟。殷墟是三千年前殷朝的国都，但是由于历史的变迁，宫阙殿宇早已荡然无存了，而且经过几千年的开垦种地，已成了肥沃的良田。在小屯村干部的引导下，走到了一个开阔地，毛主席看到这里是一片平地，若有感触地对周围的同志说：“来到这古地方，也看不到有多少古啊……”话音未落，随即又否定了自己的说法，用手指着地说：“不！来到这古地方，连这土地也是古的。”然后弯下腰去，在地里拣了些瓦片之类的东西，风趣地对周围的同志说：“这是殷朝的东西，可以研究研究。”同志们都会心地笑了。毛主席又问殷墟的范围有多大，近来都挖掘了一些什么古物，专员程耀吾同志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问程耀吾：“你叫什么名字呀？”程答：“我叫程耀吾。”毛主席听后打趣说：“啊！你光要武不要文哪。”之后，毛主席又向同志们讲了曹操的故事。他用手指着北边说：“这北边不远就是漳河，漳河是曹操操练水兵的地方。当时魏、蜀、吴三国鼎立，曹操在这里，以后他胜利了，还修了三台（即铜雀

台、冰井台、金凤台），这里过去属邙郡，古邙城是曹操发家之地……”毛主席还向当地的一位老农询问了当地的一些情况，那位老农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但这位老农万万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给他说话的，就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极其爱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中午12点的时候，由小屯村回来，乘车游览了安阳古城，瞻望了市容，然后到袁世凯坟游览。袁世凯是一个窃国大盗，毛主席来只是为了看一看这个窃国大盗葬埋的地方。在袁坟院内毛主席看的很仔细，从大门一直走到后院，在大殿后门的台阶上停下来休息。地、市委事先准备了一些水果，送来让毛主席等人吃，他风趣地对平原省委书记潘复生同志说：“来！大家都吃，一个人吃不好，你分嘛，平分地权嘛。”引的大家都笑了。毛主席一边吃水果，一边讲起了袁世凯的经历，他说：“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善于耍两面派手法，投靠到清政府大官僚荣禄的门下，掌握了北洋海军的大权，由于出卖戊戌变法，窃取了大总统的职位，但他还不满足，又想当皇帝，只当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就死去了……”地、市委的领导同志，都亲切地要求毛主席到地、市委机关住下，但毛主席婉言谢绝了，既没到地委，也没到市委，直接驱车回到了火车站。在火车站上语重心长地对地、市委的领导同志嘱咐道：“安阳是个好地方，是殷朝的国都，是曹操发家的地方，自古这里就是战略要地……。你们在这里要好好工作，把安阳建设好。”下午2点钟，毛主席与地、市委的领导同志一一握手告别，登车回北京去了。

毛主席来安阳是严加保密的，除了地、市委的领导同志以外，其他人一概不知，即便是当时在地、市委工作的一般干部也毫无消息。到了第二天，即11月2日吃过早饭，消息才在市委机

关院内传开，大院顿时沸腾起来，议论纷纷，奔走相告，人人都感到兴奋，感到光荣，也因没有能够见到毛主席而感到遗憾。当时市委和市政府两家才有一辆陈旧的美式吉普车，存放在市政府院内，遂打电话要来，挤了满满一车人，其中有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维明，市委办公室主任梁自征，团市委书记刘传明，笔者也挤了上去，顺着毛主席走过的路又走了一遍，心情才平静下来。

32军在安阳抗击日军纪实

刘 鸣 阳 整理

一 战斗部署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骄横的日军沿平汉线大举南侵，妄图灭亡全中国。

1937年10月上旬，国民党第20集团军总司令兼32军军长商震将军所部32、53两军，由正定前线转战到安阳。这时，安阳专员兼县长程起陆，已在组织撤退。10月13日，日机七架轰炸安阳，市面已呈现出混乱状态。

32军接防安阳，迅速安定了社会秩序，并完成了以下战斗部署：根据漳水特点和这一带的地形，构筑了相适应的作战工事。以415和416两主力团配置铁桥正面阵地，416团（补充团）守卫东、西保障（村名）防线；53军两个团，配属于两翼沿线。在东自辛村集，西至南固现的洹河南岸的纵深地带，构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洹河防线。环绕安阳城郊各据点和城防四周，碉堡林立，战壕纵横，联成整体火网。沿城墙上下，组成立体防线。军司令部，统一掌握全局。指挥所设在一辆铁甲车上，游动指挥作战。商震将军不时出现于前线阵地。

二 漳河阻击

南犯日军，采取了以主力部队正面渡河强攻，迂回部队，从

上游偷渡侧击的两面攻势。

在漳河正面守军的猛烈阻击下，密集弹雨，倾泻河面。日军主攻的两个大队（相当于营），多次进攻，均遭惨败。

摸到漳河上游石场（十丈村）之日军，决定在这段较窄河面试测深浅。被迫涉水领渡的爱国青年5人，相约都以立式泅法，齐露胸部，回顾摆手，以诱敌人。而接着下水的日军两个尖兵班，却立即陷入了灭顶的深渊。

日军终于在界段营，测出了这段河流，面宽水浅，可以涉渡；由子母石构成的四五丈高，五里长的南岸，守军未曾设防；且岸沿西保障村两头，各有45——60度盘旋而上的丈宽坡口，可以爬行。故这段漳水被日军选作偷袭的渡口。

10月20日拂晓，日军尖兵大队偷渡了漳水，摸上南岸。向西保障发起突袭。守军（补充团）一营仓促应战，二营迅速接应。日军付出重大伤亡后窜进村来。两军短兵相接，展开肉搏。大刀队初试锋刃，大显身手。直至旭日初升，街道上日军尸首纵横。日军先后投入的两个大队，伤亡过半，失去了持续作战的能力。黎明时分，两架敌机飞来助战，后续援敌大量集结，向东、西保障发动新的攻势，守军坚持战斗到上午9时，会同东保障的三营互相掩护，撤出战斗。

日军损失惨重，恼羞成怒，凶相毕露。除刺杀了守军重伤兵20多人外，并进行了大屠杀，霎时间，街街横尸体，家家闻哭声，变成了人间地狱。

骚乱过后的日军，东倒西歪躺满了每个角落。负责村东头的警卫班，也在戏楼前广场架枪休息，这时，藏在戏楼梁上的守军李连长，突然杀出。轻机枪一梭子弹射出，日军倒下了七八个，其余的都惊呆了，李连长乘机冲出村外逃跑了。

撤出保障的补充团，在两营援军的配合下，乘敌立足未稳的当晚，发挥了白刃夜战的特长，进行了反攻突袭。日军倦睡未醒，仓皇应战，完全陷入被动挨打地步。躲在楼上的日军大佐，战战兢兢地只顾向小铜佛祈祷保命。而迫使赶上街头的日本士兵，一一做了他的替死鬼。

后据清理战场的吕毕来（磁县观台镇西保障村人）等统计，两次夜战所搬运的日军尸体，至少达400具。至于由日军护送的伤害兵则无从知晓了。

32军在西保障浴血奋战精神和李连长英勇突围事迹，迄今为群众所传颂。10月21至22日，撤出保障以南前后岭一带的补充团，下午和夜间，多次反击，拖住日军，呈胶着状态。这就赢得了时间，使河防守军在重创进犯之敌后，主动撤出漳河防线。

23至24日，由保障南犯之敌，窜到谷家咀、李家坡一带；正面之敌，沿平汉线窜抵靳家屯、刘家屯、稻田、净渠和卅里铺一带。

三 反攻梁村

32军以一部留在洪河屯等村继续阻击外，其余兵力加强了洹河防线。进犯安阳的日军主力师团沿平汉线正面进攻，另一旅团由洹河上游渡河，迂回合围。10月28日拂晓，日军战车部队侵占土楼、大正集，控制了洹河上石桥；主攻联队（相当于团），扑向东梁村；右翼部队，指向柴库。两地守军，炸断了南士旺、丰安洹河石桥，凭借沿岸钢骨碉堡、机枪和迫击炮阵地工事，顽强阻击。南北士旺敌炮12门，近千发炮弹，倾泻于洹河南岸至东梁村纵深。霎时，南岸阵地火光冲天，土工事大部倒塌。二营阵地巍然屹立。在炮火的掩护下，敌步兵渡河涌来。而刚由防炮洞所

跃入前线的守军，已在严阵以待。当这满河蠕动的钢盔，进入交叉网射程，一阵暴风雨般的枪弹，倾泻敌群。南岸日军立即倒下了一大片。河流中敌尸随波而下。北岸的日军争相逃命。当他们被督战队赶来，而再被守军击退时，沿岸敌尸，已是纵横交错。这段洹水，顿成“赤水”了。

在炮火掩护下日军终于突破河防，冲进梁村。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战。大刀砍向日军，守军越战越勇，日军伤亡过半，濒于崩溃。直到后援涌来，方挽回了败局。上午10时，守军撤出战斗。

为了煞住日军攻势，粉碎其分进合围阴谋，军指挥部速调142师炮营及驻宝莲寺两营步兵，配合作战，反攻梁村。10月29日拂晓，反攻开始。炮声威震大地，机枪发出怒吼。梁村敌堡大部倾塌。反攻部队迅速攻占了村南300米处的一道东西长渠，给东、西梁村日军以致命威胁。日军组织反击，展开梯队攻势。但在迎面弹雨里，倒了满地。敌酋对士兵大量流血无动于衷。第二梯队接着赶来。这种武士道精神表演的结果——开阔地堆满了日军的尸体。

日军阵容大乱，32军即将总攻。在收复梁村的关键时刻，另由大正集渡河之敌两辆坦克突然驶来，顺着干渠冲杀。小钢炮、重机枪的火舌，几乎荡平了沿渠工事。失去屏障的32军战士，大部战死。最后，除柴库、西梁村两翼部队分别突围外，主攻东梁村的这个营，全部壮烈牺牲。

四 坚守城关

入侵安阳北郊正面之敌两个先头大队，被广益纱厂和袁宅防线驻军击退，毙伤敌百多人。城防首战告捷，士气、民心大

振。

敌酋完成了对安阳城防的围攻部署，并制定了步、炮、空各兵种协同进攻的作战方案。以师团主力暨各兵种近3万兵力任主攻；另一旅团近万兵力作机动后备；各种大口径炮48门，指向安阳；中口径炮、战防炮百多门，进入阵地；12架飞机和20辆坦克待命出动。日军做好了总攻前的一切准备。

安阳抗战主力32军军长商震，参谋长周思城。所部三个师，军直的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四个团和通讯、特务两个营，从正定转战到安阳，仅剩2万多人。53军军长万福麟部两个师，从平津溃退，已减员过半。安阳地方团队，兵不满千，抗战兵力，总共不超过3万人。32军炮团，除四门高炮外，已被最高军事当局以“有利于运动作战”之名调整为75毫米口径山炮、野炮共36门，其余都是配属于步兵的步兵炮、迫击炮和“60”小炮，相对劣于日军，殊难保障配合步兵作战；国民党飞机从炸断漳河大桥后，从未露面；至于战车，只有行驶在铁道上的那辆铁甲车。

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鼓舞下，身为豫省主席、20集团军总司令的商震将军，面对日军的侵略，坚持抗战，捍卫河南。他和全军将士，抱定了宁为抗日战场鬼，不作偷生亡国奴的牺牲精神，投入了安阳城防的生死决战。

10月31日下午，日军总攻开始，城关战斗展开：

城北广益纱厂——袁宅防线，在敌机炮火狂轰下，战壕填平，工事倾覆，内外一片火海，日军在战车掩护下涌来。守军跃入前沿工事，进行顽强阻击。终因强弱、众寡过分悬殊，两阵地先后失守。

西关车站战斗尤为激烈。敌炮疯狂轰击。路基月台，几为平地，铁轨、车皮，歪在半边。守军利用各种破烂工事，构成层层

火网进行抵抗。日军一批批倒下，而又一次批涌来。一场犬牙交错的肉搏战在展开，守军的大刀大显神威，一阵砍杀，日军被赶出了车站。最后日军在炮火掩护下，终于以三个中队（相当于连）的伤亡代价占领了车站。

这时在车站前线的商震将军，仍在枪林弹雨中指挥作战。还是在周参谋长的一再劝告下，指挥车才离开车站驶向魏家营——宝莲寺线上，继续新的作战部署。

11月1至2日，占领车站之敌向打包厂、打蛋厂、普润和大和恒面粉厂等地继续扩展，几路日军向东合围，整个西关陷入火海。

打包厂两连守军，余不满百，弹尽粮绝，陷入绝境。连长振臂一呼，伤兵皆起，举刃迎敌，王班长一连砍死五个日军而刀刃卷裂，一战士劈倒六个敌人而昏厥在地。有的枪刺穿进敌人腰骨而拔不出来，有的和敌人同归于尽。战斗到最后的两名战士，在敌群中拉响了仅剩下的一枚手榴弹。

北关之敌围攻袁坟阵地之战在同时进行。守军机警地分别跃入刚炸后的弹坑，同敌人进行着追逐拼杀，一天内打了个三进三出，最后大部杀出重围。

日军以800人的伤亡侵占了西关、北关。安阳古城四门，每座城门连同外面瓮圈城门而各为两道城门。而北门的瓮圈又是向东开的拐头门。民国初年在西门北边开了小西门，是座没有瓮圈城门的单城门，它便被日军选作进攻的突破口。

1937年11月3日（农历十月初一）拂晓，敌机、炮群轰击西北城内外，32军炮兵，毅然还击，击毁敌炮2门，炮战激烈。但终因火力过分悬殊，32军炮兵阵地不得不频频转移。敌炮更加疯狂，单是射向小西门阵地的炮弹，竟达800发之多。阵地工事大部

倒塌，城河、战壕几乎填平。在炮火掩护下，敌主攻连队扑向城门。守军跃出工事射击，日军倒下一片。守军在抢修工事时，敌群多次冲来。城防部队尽管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但敌坦克强行越过了护城河拱进了小西门，步兵遂涌进了突破口。

上午9时，敌军刚突进小西门，立被城防部队某团三营和机枪连赶出去。但敌兵在炮火掩护下，再次冲入，两军展开白刃战。守军奋勇队和三营战士在西营街、大院街群众的配合下，再次杀退了敌军的进攻。下午1时，敌主力联队继续涌入，同突破北门之敌，组织了联合攻势，展开巷战。城防部队经过逐条街道的顽强阻击，逐步转移东南方向，最后撤出城外，安阳沦入敌手。

侵占安阳的日军，在大肆烧杀、兽行淫威发泄之后，转入休整，并组织伪政权，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目的。当时兵痞流氓肖瑞臣等伙，认敌作父，当了日本的“县知事”，残酷统治安阳人民。

五 血战魏营

32军转战安阳城南，军司令部驻汤阴县城南关。构成以平汉路上魏家营为中心的正面防线。

这条防线东自王官屯，西达上、下毛仪涧，前沿以十里铺、七里店为中心。某团二、三营分布前沿，一营及团部驻魏家营。两翼延伸地各布署一个团。师部及炮营驻廿里铺，32军某师布署在这条战线上。其余两师，分布在汤阴城防一线。

1938年2月上旬，日军发动了第二阶段战役进攻。东路由张官屯南犯，西路直插鹤壁，对魏家营防线构成了包围形势。

2月11日（正月十二）拂晓，三路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分别冲向中所屯，沿着大路，顺着牛王沟指向魏家营。敌酋坐在高空氢

气球上指挥作战。

迎战于后营一一中所屯的第二营，利用弯曲的万金渠自然工事，拼死苦战，虽说重创日军，但结果，除营长1人负伤骑马突围外，全营4位连长及全体官兵500余人，全部英勇战死。

侵占十里铺、七里店追击第三营之敌，遭到铁路附近某连的伏击，三营乘机反击，毙伤日军150多名。

日军顺牛王沟、龙王沟接近魏家营西北角，而守军利用南面暗堡用四挺重机枪进行扫射，倒下的日军填满了沟头。当中路敌人顺大路冲向该村北地时，在寨墙和北门东孙悟空庙的守军用轻重机枪一齐扫射，日军死伤遍野。驻廿里铺的师部炮营同时射击，吸引了日军炮火，减轻了对魏家营的压力，充分发挥了寨防的堡垒作用。上午9时，结束了中所屯入侵之敌，敌又从东面投入对魏家营的进攻。敌突破东门，冲入寨内，其一股抢占西门后，出寨向西冲去，企图占领铁路及西南高地。而在北面龙王沟烟火中的日军，误认为32军向西突围，当即疯狂扫射。魏家营村外，西南土岸守军的轻重机枪同时阻击。处于被夹击中的这股日军，瞬即伤亡殆尽。但是冲入寨内的另一股日军，从背后破坏了北寨及孙庙等机枪阵地。北面日军乘机涌入。一场白刃战在村内街道展开。这时，枪、炮无法施展，大刀片再显神威，鬼子纷纷倒地。在赵家街一营营长和警卫员5人首先战死；在大街、刘家街和东西后街，成排、连的守军战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日军终于控制了四周寨墙。寨防部队和大刀队，陷于重围，同数倍于己的日军作最后决斗。在敌尸堆积的掩体中，血战到最终时刻。

上午11时，寨内枪声方始停息。大部日军在间歇喘气。突然“光绪行宫”冲出一个连来，一阵密集弹雨，还手不及的日军被撂倒40多个，最后一场恶战又在大街展开。但在日军包围圈逐步

收缩下，该连仅两个班冲出南寨外，其余全部为国捐躯。

日军以两个大队的兵力投入了这场战役。其中仅魏家营一地即伤亡450多人。敌酋联队长众头目，无不跌足哀号：“这个战斗，皇军大大的不够本！”

六 日军暴行

日军侵占安阳后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

1937年10月20日，日军在西保障村，用机枪射杀绑成长串的18名青壮年，其中仅杨春保1人佯死幸存；在搜查中刺杀杨福元等19人。10月28日，在东梁村刺杀宋平元等4人；在西梁村，刺杀范景荣等31人，其中范福喜、范羊羔2人受伤佯死，夜从尸堆中逃出。11月3日，在安阳西关、北关和各街道巷战中枪杀居民百多人，在小西门至大院街、西营街、北马道、北门里屠杀居民五六百人。1938年2月11日（正月十二日）在魏家营抓群众60人，途中枪杀4人，其余被拥进村西南角一座称为“穿堂墓”的古代砖墓内，用手榴弹、机枪集体屠杀。除张学、郜立同等6人受伤幸存外，其余全部死亡。这就是魏家营大屠杀中的“穿堂墓事件”。

在魏家营巷战中，日军将抓来的雷安等5人作为开路掩体而被射杀；巷战结束，被迫在家门口向日军敬酒的陈官成、李梅只被刺穿了小腹；在赵家街杀死赵逢生家4人、赵希贵家3人、赵牛只等30人；在其他街道杀死张柱只等13人；还有零星枪杀多人，全村共被杀108人。

为报复丢失枪支在西柴库杀死群众32人。

安阳城西门外，水冶镇西南角，成为日军公开杀人的刑场。

日军侵占安阳后惨绝人寰，例：

日军在西保障、西柴库、西梁村、魏家营等村，将搜出的老

幼妇女，公开进行强奸、轮奸。甚至对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和十几岁的幼女都不放过。某家刚过门的媳妇，遭到5个日军轮奸，其公翁求情，被打个半死；14岁的少女被日军追到楼上，其母求饶，被一足踢落楼下。

在安阳城里，某街道，一班日军挑出20多名少女，赤身裸体，轮番淫乐。日军在某家发泄兽欲后，便用刺刀威迫父女，强令翁媳交合，全家羞愤泪泣，日军在狰狞狂笑。日军以劳军为名，在城关劫去两汽车青年妇女，充作军妓。

城外各地岗楼上的日军经常公开抢劫妇女。如城南魏家营铁路口岗楼上的日军，3次劫持了从西岗过路的3名妇女，昼夜轮奸，一女哀叫死去，其尸体被支解后分喂了军犬。

32军在安阳英勇抗战谱写了抗战史上的光辉篇章。他们以不足3万步兵，抗击近5万现代化装备的日军，苦战半个月，歼敌2000多。开创了抗战史上以弱抗强的又一战例，安阳人民永远记着他们的丰功伟绩。

（刘鸣阳系安阳县瓦店中学历史教师）

贾心斋献印记

常 福 森

1940年3月下旬，国民党滑县县长贾心斋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毅然率领县政府全体成员投奔共产党，献出政府铜印，在冀鲁豫边区一时传为佳话。

贾心斋是1939年10月接任国民党滑县县长的。他一贯主张抗日，在豫北一带较有声望。当时，国民党濮阳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曾对其竭力拉拢。因为丁树本这时在表面上还打着抗日的旗号，贾心斋也不断和其往来。

到了1940年1月，八路军讨伐顽军石友三部的战役之后，丁树本慌了手脚。他眼见石友三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尽管一再庇护石友三部逃往濮阳的残兵败将，与八路军不断制造磨擦，八路军对丁还是一忍再忍。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曾多次给丁树本写信规劝，然而丁执迷不悟，意决南逃投日。

丁树本临逃前，想裹胁贾心斋及政府人员一同南逃。他于2月20日给贾写信，邀贾前往濮阳，声称有要事相商。

次日，贾心斋就去濮阳会见丁树本。丁见贾后，把贾叫到自己住室，悄悄地说：“贾县长你不知道，现在八路军大军压境，正在全力进攻石友三部。我与八路军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几次谈判，想说服宋停止攻打石友三，可宋不仅不接受意见，反而令

部下出击更为频繁。有时还同我们发生冲突。鉴于这种情况，我想请你来商量一下，咱们往后怎么办才好？”

贾心斋一听叫他来是为了这个事，紧张的心情立刻松弛下来。笑着说：“这点小事，丁专员处理起来易如反掌，何用我们这些人参谋。不过，我听说石友三一贯和日本人勾结，专与八路军作对，那八路军打他，也是在情理的。”

丁树本听了心中大为不快。给贾解释说：“石友三与日本人联系，那不过是曲线救国，权宜之计。他到底还是和我们一个心眼儿。八路军向他进攻，对我们委实不利。”说罢，丁连连摇头叹气。

贾心斋见丁树本如此表情，当即反问：“既然如此情况，那丁专员打算怎么办呢？”

“唉！”丁叹息说：“我也十分作难。虽说目前八路军主要是打石友三，可谁知日后会不会打我们呢。”

这时，贾心斋明白了丁的心思，宽慰他说：“丁专员不必过虑，共产党不是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么，咱们都赞成抗日，他们还打咱们干什么？”

丁树本听了贾心斋的话后，却不以为然地说：“贾县长，你可不能完全听信共产党的宣传呀。共产党的政策一贯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今天打石友三，明天说不定就打我们。”

贾心斋听丁树本这样一说，心里感到一阵茫然。他一时不知丁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所以再也不说什么。

丁树本见贾心斋不再说话，以为贾赞成自己的看法。又说：“贾县长，咱们还是多一个心眼比较好。万一八路军向我们进攻，你我都好有个思想准备，你回去要给下面说说，到时候咱们要配合行动。”

丁树本说罢，就送贾心斋回了滑县。

贾心斋回到滑县县政府驻地赵拐村，他把丁树本召见他的情况给三科科长杨锐谈了谈。杨锐当即对贾说：“丁专员对情况的分析是错误的。八路军进攻石友三是因为他亲日媚敌，与八路军作对。而我们一向拥护抗日，八路军是决不会打我们的。”

杨锐是中共地下党员，是中共豫北地委派到国民党滑县县政府内来作贾心斋的争取工作的。贾心斋刚刚上任组织县政府时，杨锐凭着和贾心斋的二儿子贾振亚曾是同窗好友的关系来找贾的。贾心斋对杨锐非常欢迎，委任杨科长之职。接着，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贾潜、张慧僧、邢宣理也相继来到贾心斋处，协助杨锐工作。贾潜任县政府承审，张慧僧任县政府武装部队副司令，邢宣理任参谋长。他们不断向贾心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宣传八路军抗日斗争的胜利消息，使贾心斋受到很大教育。

贾心斋听杨锐说八路军肯定不会打自己，心中虽舒坦了一些，但又想起丁树本说八路军和丁部发生冲突的话来，感到心里仍不踏实，便对杨锐说：“不过，听丁专员说，八路军有时也和他们干仗。”

杨锐对丁树本的情况了如指掌。丁树本虽说表面上挂着抗日的牌子，其实内里是积极反共的。他恨不得将濮阳地面上的八路军一口吞掉。冀中石友三的顽军被八路军追打得无处藏身，只好逃往濮阳丁树本的驻地。丁树本对石部多方保护。丁部还常常开枪阻击前来进攻石友三部的八路军。对丁树本的情况杨锐进行了充分的介绍，并解释说：“八路军对石友三和丁树本是区别对待的。石友三经常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八路军自然要决心消灭他。而丁树本目前仍挂着抗日的招牌，所以八路军还是尽量团结他的。如果丁要保护石友三的残兵败将，八路军向他进攻也理所